



豪杰血



上
武林樵子作品集

远方出版社

武林樵子作品集

豪
杰
血

上

远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仁飞

封面设计:李成吾

豪杰血

武林樵子 著

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老缸房街 15 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内蒙古人民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 27 字数:800 千字

2001 年元月第 1 版 2001 年元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ISBN7—80595—467—4/I·194 全三册定价 56.80 元

内容提要

明朝武宗年间，复东西两厂，使奸宦刘瑾用事，奸宦广植手下再设内行厂，陷害朝中忠良，屠戮江湖义士，妄图谋夺皇位，至使民不聊生。

朝中忠臣刘御史因于武林第一世家华家交厚，请求华家老当家派出华三少爷化名，江湖浪子花三郎进入内行厂行刺奸宦，却为内行厂高手阴山百毒门的毒药暗器所伤。生死一线之间为江湖中另一正义组织“铁血锄奸会”会主南宫玉所救，而南宫玉却为内行厂总教习“霸王”项刚的红粉知己，霸王项刚忠厚正直，为了先辈遗愿而入内行厂担任总教习，以报奸宦对其先辈之恩。南宫玉香闺之中花、项二邂逅而遇，造成误会。花三郎恰好伤愈因而羞愧离去。

花三郎离开南宫玉香闺至故人韩奎处因与西厂爪牙，京城世家萧家发生冲突，因其出神入化的武功而引起东西两厂的注意，都想将花三郎收归门下，经奸宦刘瑾调解即霸王项刚的保荐而出任东西两厂总教习。其时奸宦刘瑾已发现京城中有一股组织的势力妄图对自己不利，于是命花三郎与以侦破，花三郎一经调查方知是一支正义组织与自己同样想刺杀奸宦，为了取信于奸宦与这一组织取得联系，将一名旗主缉拿回东厂，交差后花三郎亲入东厂重地将这名义士救出。并在霸王项刚的帮助下，逐步取得了奸宦的信任。

奸宦刘瑾为了铲除异己，篡夺大明江山，由江湖淫娃“散花玉女”阴小春在沈氏臣冢内秘密招纳一批江湖贩类而加以训练，其权利临驾于三厂之上。阴小春胆大妄为私自进入萧宅，将萧氏父女掳走，而其时萧女萧墙已于花三郎互相吐露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一志铲除奸相刘瑾，并相互许以终身。花三郎在项刚、“铁血锄奸会”的帮助下，经过多方调查，并闯入统领禁军的大公主府，并得到大公主的支持后，造成种种假象，终于查出了“散花玉女”这一批方神秘力量，花三郎为救萧氏父女，铲除这一为祸人间的秘密组织，化装成匪类，孤身进入贼巢，并与项刚和“铁血锄奸会”的帮助下，终于攻破沈氏臣冢，奸灭了大批江湖匪类，诛杀万恶淫娃阴小春。

自此一役后项刚终于发现南宫玉和花三郎另有图谋，为国为民都欲诛杀奸宦刘瑾。项刚为了报答奸宦对其先人之恩和对花三郎和南宫玉的朋友之义，逼迫花三郎和南宫玉，离开京城。花三郎和南宫玉亦十分尊重项刚的为人，珍惜这般朋友之义，毅然离开京城。花三郎为了不给项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孤身一人再入京城，并已被奸宦认为义女的韩奎之女玲珑，取得联系，经过多方侦查终于进入奸宦在内行厂的秘室，取得了奸宦欲图谋反的证据和龙袍，金冠等证据，在刘御史参奏下，终于将奸宦刘瑾正法。出京的路上，项刚、花三郎这对血性朋友终于又聚首了，然而项刚为了信义上得向花三郎动手，花三郎为了对朋友的尊重终为项刚所伤，一路上洒下了一串豪杰之血。

目 录

第一章	天桥	(1)
第二章	萧府寻友	(71)
第三章	二进萧府	(93)
第四章	谢 恩	(111)
第五章	太白居	(143)
第六章	萧府诡事	(172)
第七章	内行厂	(216)
第八章	霸王醉酒	(266)
第九章	白云观	(283)
第十章	萧府柔情	(354)
第十一章	金府之中	(368)
第十二章	金府捉贼	(405)
第十三章	九千岁府	(450)
第十四章	情之所钟	(501)
第十五章	勾漏双煞	(528)
第十六章	淬毒银针	(565)
第十七章	设计除奸	(603)
第十八章	深入虎穴	(627)
第十九章	天赐良机	(672)

第二十章	虎口脱险	(708)
第二一章	逼背离京	(738)
第二二章	明查暗访	(772)
第二三章	揭开疑点	(802)
第二四章	恶有恶报	(825)

第一章 天 桥

月明，星稀，夜凉如水。

银色的月光下，这座废园寂静、空荡，断壁危垣中，虫鸣阵阵，透着让人心酸的凄凉。

这座宅第不知道是谁家的看那废弃的亭、台、楼、榭，想必当年有它一时的兴盛辉煌。

而今，只剩下青苔碧瓦堆，只剩下断壁危垣，只剩下筑穴的狐鼠，只剩下满眼的凄迷。

突然，这座废圆门口多了个人。

这个人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来的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来的，反正，他现在确确实实站在了废圆门口。

他是个年轻人，充其量只有十几岁的年轻人，硕长的身子，一袭雪白的长衫，长眉斜飞，凤目金瞳，俊逸，潇洒，英挺，超拔，还有一种令人说不出，但仍能清晰感觉到的东西。

这种东西，使人有这么一个感觉，普天之下，只他这么一个，再也难找第二个。

的确，他就是这么个人。

说他不武夫，他文质彬彬，带着很浓郁的书卷气。

说他是个文士，他英挺拔，却又有一种逼人的英武的气质。再看他的像貌，他的身材，从头到脚的每一寸，任何人只要看他一眼，都会觉得，也都会承中，普天之下，只有他这么一个，再也难找出第

二个。

他，站在废园门口，一双让夜空明星都黯然失色的眸子，从东到西，由外而里，从凄迷的荒草，到清冷月色下毁坏倒塌的事、台、楼、榭，缓慢的扫视了一遍，紧闭着嘴唇，泛起了一丝极其轻淡的笑意，然后，他潇洒迈步，进了已废的园子。

他刚迈进第一步，一条黑影从空而降，疾着鹰隼，当头扑下。

他够镇定，应变也快，微一闪身，黑影的扑袭落了空，但黑影身手不弱，应变也够快，一个飞旋，带着逼人的风劲，又自扑到。

他还手了，迅捷无比，疾若闪电的两个交错，免起鹊落的怀番扑腾，双方只互换了两招，黑影一个滚倒在了地上。

一步跨到，抬脚就踩，突然，他像被人打了一拳，他身躯一颤，脚停在了半途，脱口叫道：“刘伯父。”

地上躺的，是个黑衣老人，清癯、瘦削，一脸刚直的神色。他话落，收腿，急忙扶起了黑衣老人：“小侄不知道是刘伯父，该死……”

黑衣老人透着冷肃的唇边，一丝轻淡笑意一闪而逝：“你明知道是我，我有心考你，你也有心给我看看颜色，没错吧！”

他，俊逸白衣客赧然而笑，好白的一口牙，白的让人心跳，白的能让世上每一个姑娘家都着迷。

黑衣老人神色倏转冷肃，双目之中冷电暴射：“你接到我的秘函了？”俊逸白衣客也倏敛笑容，代之而没的是一片应道：“是的！”“你愿意？”

“我来了。”“我的面子不算小。”

“伯父错了，我冲的不是你一个人。”

“好话，你现在还可以考虑……”

“伯父，你可是家父的过命之交？”“当然！”

“那么你就该知道华家的家训，以及华家父子的心性为了。”

“算我多此一问，你还有别的事没有？”

“什么事也比不上这件事。”

“我没有找错人，你的武功，机智；心性，都是为我办这件事的最佳人选，只是，话说在前头，我不能不作最坏的打算，因为那权奸太厉害，防卫太严密，手下的能人高手太多，万一不幸事败……”

“伯父，我自小到大，从不知道什么叫败。”

黑衣老人脸色一沉，道：“不要太自负，他都是那么容易铲除的说，多少年了，也输不到你的。”

俊逸白衣客默然不语，没有说话。

黑衣老人接着说道：“万一不幸事败，不许连累我，并非是我贪生怕死，我还要保住这有用之身再接再厉，我若是死了……”

黑衣老人神色倏转悲凄：“我死不足惜，只是往后那数不清的忠臣义士，还有谁去救啊！”

俊逸白衣客双眉陡扬，目中倏现冷电：“你放心，万一不幸事败，死的只是一个江湖浪子花三郎，他没有亲人，没有朋友，甚至连个收尸的人都没有。”

黑衣着人倏探右掌，抓住了俊逸白衣客的肩膀，双目紧盯着俊逸白衣客。旋即，他双目之中闪泳起泪光：“这是我生平唯一的心愿。也是那数不清的忠臣士们的心愿，你，你去吧。”

俊逸白衣客一句话没说，单膝点地，一轩而起，转身行出废园。

黑衣老人目送俊逸白衣客步出废园不见，一双目光缓缓向上，两行热泪倏然挂下：“苍天保佑……”

富丽堂皇的大厅。

灯火辉煌的大厅。

书栋，雕梁，刺眼的鲜红地毯，照耀得纤细可见，高悬在梁上的一二六盏宫灯。

上首，一张古铜色的雕龙长案，案上，一方黄绫包着的大印，一把思镶珠玉的斑斓长剑，案后，一张上铺虎皮，一再里以黄绫的大靠椅。

案前，两旁，向外延伸隔五步便是一名，一共有十六名之多的“内行厂”高手，十六各大档头，个个垂手肃立，神色冷峻，一色小黑纱帽，黑色高筒靴，大红锦袍，大红披风，映着明亮的灯光，望之凛人。

提到“内行厂”，不能不略为介绍一下“内行厂”。

明成祖起北平，刺探宫中事，多以建文帝左右为耳目，即位后，专倚宦官，立“东厂”放“东安门”北，令婆昵者提督之，缉纺谋逆妖言大奸恶等，与“锦衣卫”均权势。”

明惠宗时，又别设西厂刺事，所领缇骑倍於“东厂”，自京师及天下，旁午侦事，虽王府不免，免死者难以数计，寻罢“西厂”。

明武宗即使，复置西厂，使刘瑾用事，东西厂共植私人，刘瑾又立“内行厂”自领之，虽东西厂都在伺察中，更加酷烈，这就是“内行厂”的由来。

如今，在这座大厅之内，虽然站立林一十六名“内行厂”的高手。但却鸦雀无声，静得能让人窒息。

这一十六名“内行厂”高手，从两旁排列到门口，门口紧挨着一个大花园，大花园内更是岗哨逸布，隔不远就是一名高手——二当头。

这种如临大敌的戒多，这种凛人的阵仗，是要干什么？

步履响动，从大厅靠里一座巨大屏风传了过来。

大厅掠的一十六名“内行厂”高手，神色一变，一起低下头去。

紧接着，屏后转出二前一中四后七个人来。

走在前头的两个和跟在最后的四个，跟厅里“内行厂”的

高手的装束打扮一样，个个步履稳健，神色冷峻，目射精光一看就知道也是“内行厂”内多双修的一流高手。

走在中间的那贝可不一样了，锦纱帽镀金边，绣花青袍，大红披风，人长得既白又肥，浓眉大眼，狮界海口，眉毛都灰了，看上去年纪五十以上，但是唇上，额下光留留的没胡子，甚至连根胡碴都没有，他半闭着眼，眉宇间透着逼人的阳光，这就是独获天青，极得武宗宠信，权倾当朝的宦官掌司礼监的刘瑾。

一行七人从屏风后转出，停也没停地往厅门行去。

花园里的众高手也一起低下了头。

一行七人刚厅门口，夜空里陡地朗声辈道：

“阉贼纳希。”

一道寒光带着一条黑影破空致下，那道寒光急卷居中的刘瑾。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震惊人，大厅里，花园展的高手一起抬起了头，就在众都惊愕的一刹那，刘瑾前面那两名高手暴辈声中出了手，他们没带兵刃，只有四道凌厉的掌头截击那道寒光。

寒光疾闪，沉哼、血光，叱喝，那两名高手飞出丈余外，落地就没再动。

这变化不过一刹那间，一刹那间寒光就一下毕了两多“前行厂”高手，寒光在毕了两多高手后，族即又卷向居中的刘瑾。

内行厂的两名高手是牺牲了，但是这两名高手的牺牲并不是毫无代价的，他们空手硬截那道寒光，虽然牺牲了自己的性命，但处生往那道寒光的速度顿了一顿。

内行厂的高手就是高手，只这么一刹那间的一顿，佩剑的高手已纷纷长剑出鞘，闪电扑到，几道银蛇似的剑光，从四面八方截向疾卷刘瑾的那道寒光。

只听铮、铮几声金钱交鸣脆响，几道银蛇似的剑光，一碰寒光

之后纷纷荡开，但是接二连三的剑光又从四面八方卷到，使得那道寒光已无暇卷向刘瑾。

刘瑾在儿在贴身高手护拥下，很快地退进了厅里。

而那道这寒光已陷入了数不清的包围中。

突然，一名内行厂的高手扬了一下手，只见寒光倏地一顿，然后变成一道长虹，拖着光片破空电射不见。

厅里的刘瑾因为惊怒而射颤抖不已，他暴喝出声：“追，给我遍搜九城，当场格杀，碎尸万段。”

恭应声中，内行厂为高手纷纷腾空掠起，飞射不见。

刘瑾既惊又气，脸都白了，身躯还在发抖，抖得衣衫扑簌簌作响。

辘辘轮声，得得蹄声，划破了宁静的夜色。

一辆单套高篷黑马车冲破了朦胧的夜色，在石板路上驰了过来。

这辆马车不像一般的马车，称不上华丽，但是异常精致，无论车篷的雕花跟上添，都是一流的上等手艺，就连那匹套车牲口，也是匹异常神骏健壮的好马。

高坐车辕的车把式，是个须发俱霜的老头儿，连两道眉毛都白了，一张老脸更是皱纹遍布，鸡皮也似的。

这么大把年纪，早该子孙满堂，在家享老福了，到如今还给人赶车，看来这辈子他是永远也熬不出头了。

人家赶车，都是两眼睁得老太看着路，而这位老车把式赶车，却是闭着眼在车辕上打盹。

难怪，岁月不饶人，毕竟年纪太大了，幸亏套车牲口似乎是匹识途老马，要不然不知道会把这辆车赶到那儿去。

突然，套车牲口一声低嘶停下了，前蹄敲打着石板，再也不往

前走了。

车辕上的老车把式睁开了眼，往前只看一眼，倏地一双老眼睁得老大，两道比电还亮的寒芒一闪而逝，只听他道：姑娘，前头路上躺着个人。”

一声轻“呃”，车篷掀开了一角，掀车篷的手，是只欺雪赛霜，晶莹如玉的柔荑，手指根根修长，水葱也似的。

接着，从车篷里探出了一颗乌云臻首，云髻高挽，那张娇靥，黛眉凤目，画儿似的，清丽若仙，美得不带人间一丝烟火气。那双黑白分明的眸子，往前看了一下，约两三丈外，静静的趴伏着一团白影，只要自力不太差，任何人都能看出，那确是一个人，但却无法看出那是怎样的人。

她，香唇轻启说了话：“小青，陪老爹看看去。”

车篷一掀，从车里跳下个青衣少女，明眸皓齿一脸的聪慧机灵色，她跳下车便说，“老爹也真是，八成儿是个饿昏的要饭的，有什么好看的。”

老车把式从车辕上颤颤巍巍的连了起来：“小丫头，人那能见死不救，就算是个饿昏的要饭的，也读过去看看，能救就伸把手啊，气积点儿德。将来可以找个好婆家懂么！”

青衣少女粉颊一红，“啐”地一声道：“老爹老是这样没成群。”她宁身先往前去了。

老车把式从车镜上站起来的时沙，是颤颤巍巍，老态龙钟，可是跳下车辕那一跃，却是轻捷俐落异常，就连廿多岁的小伙子恐怕也比不上。

老车把式三脚并成两步赶了过去。

青衣少女先到了那个人近前，脚一伸，就打算把那个人翻过来。来。“咳！”老车把式到了，伸手一拦，瞪了青衣少女一眼：“大姑娘

家怎么这么不懂事，往后站。”

青衣少女小嘴儿一厥：“他又不是宾”。退向后去。

她可没懂老车把式的意思，一个大姑娘家，那能随便伸脚去碰一个男人。

老车把式蹲了下去，先把那人的脉一下：“还活着！”

他小心翼翼地把那人翻转过来，只一眼，他一怔：“好俊的后生。”

始娘家爱听这一句，她忙凝目，刹那，她也着直了眼。

的确，好俊个后生，廿来岁年纪，一张脸冠玉也似的，斜飞长眉下，一双凤目紧闭，悬胆般鼻子下，那张嘴也闭得紧紧的，而且嘴唇的颜色有点泛乌。

看打扮，看像貌，这后生不像个该饿昏的人，当那更不像个要饭的叫化子。

只要是行家，一眼就能从那泛乌的嘴唇看出，这后生是……老车把式脸色有点凝重，飞快检视后生周身，他发现了，俊后生的主管近后处，雪白的衣衫上有一个小黑点，芝麻大小船黑点，不留心看不见，就是看见了，也不会有几个人知道是怎么回事。

可是老车把式“嘶”地一声，扯破了俊后生的左臂衣衫，俊后生左臂近肩处，皮肉上一块乌黑，有制线那么大一块乌黑，还微微泛着青意。

老车把式脸色一变，霍地转脸：“禀报姑娘，“阴山”“百毒谷”的玩艺儿。”青衣少女脸色也一变，转身而去。

老车把式运指如飞，连点使后生前心五处重穴。

微风一阵，青衣少女到了近前：“老爹，姑娘让把他带回去。”老车把式没说话，伸双手托起了俊后生，腾身一掠到了车前，很快地把俊后生送进了车里。

青衣少女跟着也登上了车。

随听车里传出适才那位清丽人儿的无限甜美话声：“老爹，快，迟了恐怕救不了他了。”

老车把式答应声中跃上车辕，挥鞭抖经就要赶动马车。

怀条人影，疾若鹰隼，从空而降，落在前面挡住了去路，是两名手提长剑的内行厂高手。

老车把式急忙收住结绳，道：“你们这是……”

左边一名内行厂高手冷冷道：“下来。”

右过一名紧接着道：“车里有人就都下来。”

老车江武道：“你们这是干什么？”

“少罗嗦，叫你们都下来就都下来。”

“这是谁呀，说话这么客气法？”

车帘掀起一角，青衣少女探出了头，微一怔：“啊，是内行厂的呀，这是南南宫玉宫姑娘的车你们有什么事么？”

两名内行厂的高手一怔：“这是南宫姑娘的车？”

清丽人儿探出了螭首：“南宫玉在这里，两位有什么见教？”两名内行厂高手立即改容欠身：“我等不知道这是南宫姑想的座车，冒犯之处还请姑娘多多原谅。”

姑娘南中玉淡然一笑道：“好说，你们太客气了，叫我怎么敢当？”

左边一名忙道：“南宫姑娘，那是你怪罪了。”

右边一名道：“怪我们俩有眼无珠，姑娘你大度宽容，千万别与总座提起。”

“那怎么会呢，你们这是公事，是不是？”

左边一名道：“不敢瞒南宫姑娘您，片刻之前有名刺客闯进内行厂谋刺九千岁，结果负伤跑了，九千岁下令遍搜九城，只一发现

刺客，当场格杀，所以……”

“呃，原来是这么回事儿，有人谋刺九千岁，好大的胆子，这还得了，这件事非同小可，你们还是公事公办，查查我的车吧。”

左边一名忙道：“不，不，不，这我们怎么敢。”

右边一名道：“是啊，你的车还用查，我们又怎么敢，要让总座知道，非剥我们的皮不可，你请，你请。”

姑娘南宫玉目光一凝，道：“这可是你们不查，并不是我不让你们查啊。”“是，是，是，你请，你请。”

“好吧，那就多谢两位放行了，老爹。”

车辕上老车把式刚要挥鞭。

左边一名内行厂高手抬抬手道：“请等等。”

南宫玉道：“怎么？两位湖变心意要查了？”

“不，不，不，南宫姑娘，你千万别误会，我们俩天胆也不敢查你的车，只是，只是——”

陪上一脸心惊胆战的笑：“总座那儿你千万——”

南宫玉倏然一笑道：“你们尽可以把心放宽，南宫玉不是爱打小报告的人，老爹！”

老车把式抖缰挥鞭赶动了马车。

那两位内行厂离手一起躬下了身：“多谢南宫姑娘，恭送南宫姑娘！”

马车拐弯走了，他两个抬起了头，天爷！脑门儿上都见了汗，左边一名道：“怎么碰上了这位姑奶奶。”

右边一名道：“人家没有怪罪，还答应不告诉总座，已经是咱们前辈子烧了高香了，走吧，别处去吧。”

两个人一闪身，就没人了夜色里不见了。

马车停在了一座大宅院门口，朱门、白玉阶，一看就知道，要不